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三四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母子部
教子部
乳母部
嫡庶部
出繼部

毛一元
元一闔
哭一哭
哭一哭
哭一哭

(卷)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卷之三



氏搏土爲父母像已與妻衝勒負轂爲馬朝夕伏像側方嚴冬大雪冰堅至底德成夢母謂己曰我處冰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且與妻徒步三百里抵河濱臥冰七日冰果融數十丈恍惚若見其母而他處堅凍如故里人相率拜懸其歸乃與俱返

張信傳信父興建文帝卽位大臣薦信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詔令典謝貴張信謀燕盡縛藩府人信憂懼不知所爲母怪而問之信詭以他語對母愈詰之乃告以故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

妄舉滅族

錢瑛傳瑛同時會鼎字元友秦和人元末鼎奉母避賊母被執鼎跪而泣代賊怒將殺母鼎號泣以身翼蔽傷項肩及足捨母不舍賊魁繼至憫之攜其母子入營療治獲愈

沈德四傳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山東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病割脅肉以療不愈禱岱岳神母疾瘳願殺子以祀已果瘳竟殺其三歲兒

唐定王極傳憲王瓊爌薨莊王芝址嗣承休王芝瓊者憲王繼妃焦氏子愛之遇節旦召樂婦入宮戲笑

芝址詰之語不遜焦怒持鐵鎚擊宮門芝址閉不敢至跪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留養母而殺我智力與爭死而母復請曰吾老當死乞畱二字羣賊笑曰皆好人也並釋之

姚玭傳玭松江人元至正中苗帥楊完者兵入境大掠玭奉母避於野阻河不得渡母泣曰兵至吾晉不

受辱遂沉於水玭急投水救之負母而出已數遇盜

中矢玭佯死伏屍間以免乃奉母過湖淮兵疑從苗

中來縛送泖上軍力辨始白後母病思食魚暮夜無

從得家養一鳥忽飛去攫魚以歸

有祝崑者麗水人元末崑奉母避賊山中賊追及母急投崖下崑擲身赴救忽雷雨大作賊駭散一時避難者俱脫母墜深崖幾絕崑幸挂樹梢不死卒負母

李德成傳德成淶水人幼喪父元末德成年甫十二隨母避寇至河濱寇騎迫母投河死德成長娶婦王五十里

而登

崔敏傳有顧琇者字季栗吳縣人洪武初父允軍鳳翔母隨行畱琇視丘墓越六年聞母死琇奔赴負母

骨行數千里寢則懸之屋梁涉則載之於頂

趙紳傳趙祥子景德永平人永樂中父亮爲松江金

山衛百戶祥年十四被倭掠遂仕其國宣德中與使

臣偕來上疏乞賜侍養不從其請但許給驛曾歸仍

還本國祥抵金山獨其母在不能識曰果吾兒則耳

陰有赤痣驗之信抱持痛哭未幾別去至日本啓以

聖意國王允之仍令入貢祥乃復申前請詔許襲職

歸養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華夷之限竟得遂其初

志聞者異之祥事母克備甘旨母寢疾三載朝夕不離側及卒寢毀骨立

寧獻王權傳靖王奠培嗣景泰中弋陽王奠燭計其

反逆罪遇赦不治奠燭莫培弟也錦衣逮果使詞事

者誣莫燭蒸母英宗遺莫培書令具實以聞而遣駘

馬都尉薛桓與莫燭問莫培奏無是事莫燭按亦無實

帝怒責問莫燭乃以爲實帝乃賜莫燭母子自盡

焚其屍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數尺衆咸冤之

仁宗誠孝皇后張氏傳后父兵馬副指揮麒仁宗立

冊爲后宣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軍國大議多稟

聽裁決是時海內泰寧帝入奉起居出奉遊宴四方

貢獻雖微物必先上皇太后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

三年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侍帝親掖輿登萬歲山

奉觴上壽獻詩頌德又明年謁長獻二陵帝親乘輦

騎導至河橋下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

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

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生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以嘗帝曰此田家味也

崔鑑傳鑑京師人父嗜酒狎娼名與居娼恃寵時

陵鑑母父又被酒數侵辱之一日娼惡言詈母母復

之娼遂擊敗母面母不勝憤入室伏牀而泣將自盡

鑑時年十二自學舍歸問之母告以故鑑曰母無死

卽走至學舍挾刃還娼適掃地且掃且詈鑑卽拔刃刺其左脅立斃乃匿刃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

不知我殺娼必累我母急趨歸父果訴于官將繫其母矣鑑至告捕者曰此我所爲非母也衆見其幼不信

鑑曰汝等不信請問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衆乃釋母繫鑑寘獄事聞下刑部獄尚書聞溫等議鑑志

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難拘常律帝乃貸其罪

汪獻傳獻字仲魯婺源人元末與弟同集義旅保障

鄉邑庚子秋同爲張士誠所殺授獻安慶稅令時入

奏事楚寇陷城妻乘負子淮濱山中度難兩全棄

之僕後至得初子草間顧無恙寄乳村媪逾旬子母

復聚人以爲好德之報

王溥傳溥安仁人洪武元年擢河南行省平章先是溥未仕時奉其母避兵貴溪遇亂與母相失不知

所在者凡十八年溥思母切嘗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筮之其繇詞曰非巖非穴厥乃朽骨及是溥從容

言于帝請歸省墳墓帝許之且命禮官具祭物溥歸率士卒躬詣貴溪之桃源山求之不得晝夜號泣者

三日既乃得居人吳海言夫人爲賊所逼投井中死矣溥訪得井至則有鼠自井中出徑投溥懷中旋復

入井遂汲井索之母遺尸果在溥哀呼不自勝乃具

衣冠即其地葬之人皆稱溥孝感

榮瑄傳瑄瓊州人三歲而孤與兄秀並以孝聞天順四年土賊據瓊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賊秀謂瑄曰

我以死衛母汝急去瑄從之秀與母遂陷賊中官軍至秀出走被執主將將殺秀瑄趨至叩頭流血泣請

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爲命願殺瑄存兄

養母主將不察竟殺瑄

同時鄭誠石康人父賜舉人兄濩進士天順中母爲

獄賊所掠誠年十六挺身入賊壘給之曰吾欲丐吾

母豈惜金第吾幼金皆母所瘞願貸母歸取之賊遂

拘誠而釋母然其家實無金也久之官軍至賊將解

去以前語詰誠遂被殺廉州知府張岳建祠祀之

葉文榮者海寧人弟殺人論死母日悲泣不食文榮患之謂母曰兒年已長有子請代弟死遂詣官服殺

人罪弟得釋而文榮坐死

邵寶傳寶字國賢少孤事母至孝甫十歲母疾爲奏

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終養歸嘗得疾左手不仁猶

朝夕侍側不懈

景陽傳陽字伯時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百端治之不效旦夕禱於神一日母忽失故疾雙瞳烟然

姜昂傳昂字行頤爲人方潔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

孝肅周太后傳太后英宗妃憲宗生母也憲宗在位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燕饗必親太后意所欲惟恐不懼至錢太后合葬裕陵太后殊難之憲宗委曲寬譬得請乃已

彭澤傳澤字濟物有志節舉於鄉赴會試二場畢聞

母病徑行不待終事母喜其歸病亦遂已

包節傳節字元達生五歲而孤母躬教養之舉進士

爲御史爲中官廖斌詭奏詔獄永戍莊浪衛獨念其

母自傷不克終養日飲泣母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

孝卒撫膺曰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孝

字元愛後節三年舉進士爲南京御史兄弟分居南

北臺並著風采又皆有至性節既服官于北不得養

母孝遂以侍養歸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而

節亦繼頑天下聞而傷之

王在復傳慈谿向叙爲諸生倭入寇以縣無城掖母

出避遇賊賄叙而斫其母叙急起抱其母頸大呼曰

寧殺我無殺我母賊如其言母獲全

陳經孚平陽人倭至負母出逃避賊索母珥環欲殺

之經孚以身翼蔽賊怒揮刀截耳及肩而死手猶抱

母頸不解

李文詠傳許恩水人夜半鄰家失火恩驚出偏尋

母不得復突入遂與母俱焚

負痛不顧至鬼空溪見賊繫母大罵聲震山谷殺入重圍中爲賊所磔死

寧化民林上元賊掠其繼母李氏出城上元從城上持鎗一躍而下直奔賊壘刺死一人賊避其鋒立出李氏因引去城賴以全

孝穆紀太后傳太后憲宗妃孝宗生母也賀縣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俘入掖廷命守內藏時萬貴妃顚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治使墮帝行內藏妃應對稱旨說之一幸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瘡乃摘居安樂堂久之生孝宗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藏之他室至五六歲帝不知也帝自悼恭太子薨數數視影躡躅成化十一年帝一日召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卽日幸西內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宣詔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皇子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頌詔天下移妃居永壽宮數召見六月妃暴薨賜恭恪莊僖淑妃敏懼亦吞金死孝宗既立爲皇太子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壽宮語曰帝以兒子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名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責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而成疾孝宗卽位追封淑妃皇太后諡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純皇后遷葬茂陵別祀

司成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云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后母伯夫人立祠桂林府有

司成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云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張均傳張承相少孤及長爲諸生養母二十餘年以孝聞寇至負母出逃爲賊所得叩頭號泣乞免其母寇怒并殺之抱母首死

于博二歲而孤奉母盡孝寇抵城下博方讀書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遇諸塗博取石奮擊寇寇就剖其心母得逸去

容偃師傳有劉靜者萬安諸生嘉靖間流賊陷其縣負母出奔遇賊將殺母靜以身翼蔽求代死賊怒攢刃殺之猶抱母不解屍閱七日不變

陳氏傳氏涇陽王生妻也有子方猝生疾將死以遺孩爲念陳曰吾當生死以之崇禎八年九月流賊至陳抱子避樓上賊燒樓陳從樓簷跳下母子俱不死賊視其色麗挾之馬上陳躍身墜地者再最後以索縛之行數里陳力斷所繫并斬堅焉賊知不可奪乃殺之賊退家人收其屍子呱呱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潘氏傳氏海寧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甫期年釗卒旣斂潘自經死已兩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果甦創族兄欲不利于孤疾潘改適潘毀容自矢其人乃夜率勢家奴僕數十人誣以負債椎

門入潘負子冒風雨踰垣而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號慟投于河適有木浮至憑之以渡達母家遂止不歸及淮年十九始歸

崇王見深傳見深英宗第六子母仁壽皇后生于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就藩汝寧故秀邸也弘治

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太后五年睿宗世廟成奉妃入謁七年上尊稱曰慈仁十五年上尊稱曰廉靜貞壽十六年奉后幸金山謁陵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十二月崩令議奉

太后南詣合葬上尊謚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明年遂讓南巡九卿大臣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耳三月帝至承天謁獻陵作新宮四月命崔元護梓宮南祔七月合葬獻陵主祔睿宗廟

中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王帝馳敕召之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徐溥言先皇帝奉養太后聖孝純篤臨御二十年崇府諸王未嘗輕召今卽崇王奉詔來朝一慰太后願見之心欲別則難免眷戀旣去必倍增憂思他日上厰聖慮所未敢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旣而言官交章及之乃已

桐城姚氏傳姚氏湘潭知縣之騏女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夫亡以子德堅在襁褓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禎末流賊掠桐城兄孫林奉母避潛山氏偕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儻賊追及卽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絕父祀乎叱之去德堅泣勿忍氏推之墜層崖下須臾賊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離遠道安得有金賊令解衣驗之罵曰吾生平解衣雖于婦不得在側何物賊奴敢作此語賊怒刃交下而死

孫氏傳氏吳縣衛廷珪妻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寧王陷九江廷珪適他往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鄰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離要當爲父全此身耳于是母子共一長繩自束赴河死

劉憲傳憲靈石諸生父先亡母年七十餘兩日俱瞽憲奉事惟謹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憲負母避之城外

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母殺我母賊乃釋羅璋遂寧諸生大盜亂蜀中母爲賊所獲璋手挺長鎗連斃三賊賊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而久戰力疲竟被執賊憤甚剜心剖肝裂其屍

有李壯丁者安定縣人嘉靖中北寇入犯從父母奔避山谷遇賊縛母去壯丁取石奮擊母得脫前行復遇五賊一賊縛其母母大呼曰兒速去毋顧我壯丁撫張文錦其後巡撫蔡天祐令景清密捕首惡戮數人其黨恨之十三年復叛殺總兵李僅因遍索昔年爲軍府効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執鉞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逼母使言母大罵不輟賊怒支解以休鉞鉞大哭且罵并被殺事平母子並獲旌

賴南叔妻蕭氏傳蕭氏萬安人夫早喪無子遺一女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如是者數年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婦立砦殺賊舉室以守汝謂我刃不利耶犯我必殺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

鄭濂傳鄭淵字仲涵母病逾年扶侍不離頃刻跪進湯藥膝生瘻既卒哀慟過節耳爲之贖謝定住傳定住大同廣昌人性至孝年十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隨母後虎躍出噬其母定住奮前擊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復追齧母頸定住再擊之虎復去行數武虎齧母右足定住復取石亂擊虎乃舍去母子三人並全

歸鉞傳鉞字汝威嘉定縣人早喪母父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偶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母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卽譏諷數鉞過父怒而逐之其母子得飽食鉞飢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輒復杖之屢懶

於死及父卒母益擯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二年大饑母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內自慚不欲往然以無所資迄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卒鉞養母終其身張氏傳張氏江都人歸史著醫年二十六而夫亡後城陷撫其子泣曰向也撫孤爲難今也全節爲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矣遂赴水死

陳伯妻黃氏傳氏江寧人年十八歸伯父死母欲改節氏苦諫不從竟他適一日母來省女閉門不與相見母慙而去

宣宗恭讓皇后胡氏傳后名善祥濟寧人永樂十五年冊爲皇太孫妃久之爲皇太子妃宣宗踐阼立爲皇后后善病時孫貴妃有寵后未有子二年冬貴妃生子帝卽立爲太子令后上表辭位乃廢后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責妃爲后正統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崩后痛哭不已踰年亦崩用嬪御禮葬金山天順六年孫太后崩錢皇后爲英宗言帝非孫太后出且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歿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因勸復其位號七年七月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陵寢不祔廟人終不知英宗生母誰氏也

唐儀傳儀全州諸生也游學于外嫡母寢疾儀聞母疾馳歸儀事嫡母甚謹生母亦如之而儀節稍殺焉曰禮不敢踰也嫡母歿二十年而生母歿儀廬墓三年知州顧舜訪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嘉靖四年貢至京有司奏旌其門

蔬食廬墓三年洪武中旌其孝行

師達傳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食藤花菜達出城南二十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持還奉母母疾遂愈攜家至京自陳家貧母老乞一官資祿養太祖憐之以爲御史

趙紅傳紅字雲翰元末兵亂母抱匿林間有虎至母懼置之地虎熟視而去

楊砥傳砥字大用行太僕寺卿兼苑馬寺砥篤孝行

薛均傳均行太僕寺卿以內難去服闋猶哀毀不出

居恆念母繪望雲圖題詩其上讀之輒泣下云

陳繼傳繼字嗣初吳人母吳躬績以資誦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

史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灌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

帝聞而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母卒哀毀過

人未樂中舉孝行仍旌其母曰貞節

林鶚傳鶚秉禮義事生母孝謹母性嚴色稍不怡必

跪請得其懼乃已

羅倫傳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收果長幼競取倫獨賜而後受

孫燧傳燧子堪字志健歷都督僉事事母楊氏至孝年九十餘歿于京師堪年亦七十護喪歸在道以

歿卒

黃潤玉傳潤玉字孟清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

陳獻章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以遺腹生家貧母林勵志鞠之性至孝朝夕不離側偶出外母有念輒心

動馳歸

劉閔傳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慤早孤婦失愛子母出之獨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則整衣竟日跪榻下及母沒廬墓三年

蔡清傳清字介夫晉江人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于僧寺一日爲母寫真母愀然曰吾聞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服耶清聞言涕下卽赴選得禮

部祠祭主事

易時中傳時中字嘉會晉江人遷順天府推官念母遂以終養歸母年九十一而終時中年七十矣毀不勝喪宗黨稱孝焉

汪光傳光字緝熙東莞人舉成化元年鄉試父喪既

除母強之仕二十年始以會試一榜除平湖教諭改

兗州教授以母年高乞近地便養吏部不許未踰年

而母卒

汪禔傳禔字介夫祁門人周歲而孤母廖氏抗節育

之視奉母孝敬備至嘉靖九年以侍母疾過勞得疾

遽卒年四十有一

何屋傳屋字朝舉江西新城人遺腹生母愛之不欲

煩以學乃夜藏燈勤讀不懈母卒哀毀不能生疾

且劇所親持肉羹往食之曰聊以助氣母減性哽咽

不能下竟却去葬時霜重冰膠徒步十餘里足破

流血不止廬墓三年乃返

范瓘傳瓘字廷潤會稽人家無旦夕儲諷誦自若幼

孤奉母盡孝授徒他家遇時物則愀然曰吾母安得

嘗此輒投箸不食既歿執喪毀瘠母嗜芋終身不食

芋

張基傳基字德載吳縣人祖母及妻相繼卒嘆曰母老矣誰與晨夕自是跬步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題曰愛日以居母飲食滌濯非親調不進奉母外足不踰戶年五十九預知當死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趺坐遂卒

呂潛傳潛字時見涇陽人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逾年沒而哀毀骨立氣息僅屬

馮子咸傳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

逾年沒而哀毀骨立氣息僅屬

杜瓊傳瓊字用嘉吳縣人生而孤育于母稍長事母至孝有司欲以上聞瓊辭之而請旌其母母遂獲旌

嘗刲股愈母疾祕不令人知

沈周傳周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內行醇謹奉親

至孝父歿有勤之仕者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

耶奈何千升斗之祿遠離膝下也母與鄰嫗歡媼家

被火無所棲母以爲念周亟延與母居晨夕奉之若

至孝父歿有勤之仕者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

耶奈何千升斗之祿遠離膝下也母與鄰嫗歡媼家

被火無所棲母以爲念周亟延與母居晨夕奉之若

得二尾以奉母母病尋愈

丘濬傳濬字仲深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輒成

誦

劉球傳董彝字德又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授編修

進士十六年授御史尋以母老乞終養歸力供甘旨

身治畦正德五年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貧奏授晉江

教諭資其祿茂烈辭不赴旣而奏給月廩詔月給米

三石復辭詔不許茂烈以母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遂卒黃佐傳佐字才伯除江西僉事聞母病引疾休不俟報竟去下巡撫林富逮問富言佐誠有罪第爲親受過于情可原乃令致仕

宋景傳景字以賢補浙江僉事甫數月聞母病棄官歸母卒哀毀絕勺水者五日

查鐸傳鐸涇縣人同邑張榮五歲受書輒曉大義常聞雞聲遂欲起母問之則舉小學以對母笑曰繼讀書便曉其義邪應曰兒願爲之豈直曉之而已

李遷傳遷字子安新建人性純孝砥行廉介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有薦入翰林者弗就乞出使便道觀省都御史熊浃嘆曰謝清華以成素志可謂孝矣遂奉

昭聖太后哀詔使滇蜀所至却餽比選乞就南以便養授南京車駕主事歷加南京刑部尚書不拜以病歸入武將吏有遺之金卻之曰今藉主恩歸里有賜金奉母足矣時遷已近七十母尚無恙母終廬墓

彭程傳程字萬里弘治五年巡視光祿上言付刑部定罪及朝審并家屬戌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畱程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連州祈少賜矜憐全其母子不許明年帝終念程母老放還海瑞傳瑞字汝賢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遇母生日始市肉總督胡宗憲聞之曰海淳

安非母壽肯肉耶王之誥傳之誥字告若神宗卽位拜刑部尚書萬曆三年遂乞假送母歸是時居正母在家詔中使將護

既抵都下帝與兩宮各遣使郊勞賜賚疊至鄉人艷稱之而之誥奉母里居觴酒豆肉質儉如儒素身已垂白孺慕無改後居正死家被籍其母給閒房廢地以養而之誥猶侍其母無恙及母終之誥亦篤老不更仕而卒

張烈婦傳婦政和游銓妻倭入寇所至淫掠婦數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刀耳汝謹識之銓以爲不祥婦曰使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領之卽赴井張舍笑隨之竝死

饒伸傳伸字抑之累官刑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告歸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時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一時詡爲盛事

鄧以讚傳以讚字汝德萬曆十七年詔起中允管司業事行至中途復以念母返以讚登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憂不勝喪而卒

張元忭字子盡生有異質好讀書素羸弱母戒無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萬曆十年奉使楚府還過家省母旣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

梁策傳策鄆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篤疾晨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神伏哭幾絕忽見黃冠授藥一莖令煎湯飲母飲之過愈亦不知爲何藥也張棟傳棟字伯任崑山人早孤家貧與弟文柱勤苦自奮事母皆以孝聞及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骨立

既葬廬墓已而疾作醫者勸進酒食暫歸居室棟不竟卒於墓次文柱舉人母性嚴稍拂意輒面壁立

日文柱侍立不去已而色解乃已

馬如蛟傳黎弘業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授和州知州賊初至禦却之其冬賊復至城將陷弘業繫印於肘跪告其母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氏泣諭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弘業北面慟哭再拜自刎

高岱傳岱字中黃諸暨人爲諸生與族父平公同受業劉宗周江上師瀆兩人相謂曰吾輩義當死但各有母在母許之死乃可死爾平公白於母母不許日烟白於母母許之乃赴池死平公養其母終身陳預抱傳預抱舞陽人母段早寡撫預抱及其弟預養預懷皆爲諸生三子亦力田好學善承母志崇禎十四年流寇陷舞陽其母先赴井三子從之預抱婦黃氏攜其子默通預養婦馬氏攜其子默恆默言亦從之三世九人一時盡節天下多之

衛景瑗傳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巡撫大同李自成犯山西總兵姜瓖迎賊景瑗爲賊所執賊使景瑗母勸降曰母今年八十餘當自爲計兒爲國大臣不可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吾不罵賊者以全母也自縊於僧寺賊歎爲忠臣移其妻子於空舍戒母犯

王賓傳賓字仲光長洲人奉母至孝知府姚善賢而造之賓隔門語曰勿驚老母遂踰牆逸去年七十疾革抱母不釋已死復蘇連呼其母乃絕葬後室中夜半聞呼母聲母曰我在此答曰兒捨母不得如是數聲母慟哭久之始息

唐豫傳豫廣東順德人子璧有文行母瞽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一時搘紳欲薦之以母老無兄弟爲辭

王之誥傳之誥字告若神宗卽位拜刑部尚書萬曆三年遂乞假送母歸是時居正母在家詔中使將護

張宗魯傳宗魯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

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事平宗魯奉母還故鄉竭

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遺骸合葬父墓洪武十七年禮部以瞽子而有孝行請表其門從之

孝定李太后傳太后穆宗妃神宗生母也漷縣人初

爲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曆元年上徵稱

曰慈聖皇太后大學士張居正請太后護視帝乃徙居乾清宮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常令

效講臣進講於前當朝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帝嘗在西城曲宴慈寧兩內侍令歌新聲辭不能帝醉怒取劍擊之爲諸奄所解戲割其髮翊日太后傳語

閣臣召帝長跪后性慈惻好佛天下名勝地多置梵利動費鉅萬帝亦助施無筭初光宗未冊立給事中

姜應麟等請立東宮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其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御史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太后憐其母老

言於帝釋學程

神宗孝端皇后王氏傳后餘姚人性端謹光宗在東

宮危疑者數矣調護備至鄭貴妃顓寵后不較也正位中宮者四十年以慈孝稱

孝靖王太后傳太后神宗妃光宗生母也太后初爲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十年八

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既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

皇貴妃而后不封光宗每至后宮鄭貴妃即使人伺

焉四十年病革光宗至宮門猶閉扶鑰而入后目告

手光宗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楊成章傳成章道州人父泰爲浙江長亭巡檢以妻何氏無所出納丁氏女爲妾生成章泰卒成章甫四

歲何將扶櫬歸丁氏父子之子而奪其母母乃剪銀錢與何別約各藏其半俟成章長授之越六年何臨

歿授成章半錢告之故成章嗚咽受命既冠娶婦月餘卽執半錢往浙中尋母母先已適東陽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徧訪之無所遇而還弘治十一年東陽典史李紹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爲道州人

遣珉問成章存否知成章已爲諸生乃令珉執半錢覓其兄會有會稽人官訓導者嘗設教東陽爲珉師

與成章述珉母憶子狀成章亦在尋母遇珉於江西舟大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錢合之益信遂俱至東陽

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赴東陽侍養及母卒廬墓三載始返

何士晉傳士晉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貲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士晉讀書每懈母輒示以父血衣士晉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

萬曆二十六年旣舉進士持血衣懇之官罪人皆抵法

劉宗周傳宗周字起東山陰人以遺腹生家酷貧母

章氏育之於外家年二十四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卽遭母憂爲聖室中門之外日哭泣其中鄉人陶望

齡品之曰世衰禮廢未見善喪若劉子者

王章傳章字漢臣武進人授諸暨知縣章少孤母訓之素嚴及是祖帳歸少暮母訃跪予杖曰朝廷以百

里授酒人平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力解乃已

張繼孟傳張獻忠寇成都陳孔啟字魯生會稽人舉

於鄉歷官四川按察僉事至是不屈死于以衡奉母孔氏南竄孔教死匿不使知踰年母詣以衡書室見

副使周夢尹請孔教齋典疏哀號隕地罵以衡曰父死已二載我尚偷生不肖子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

遂取刀斷喉死

孝純劉太后傳太后光宗妃莊烈帝生母也初入宮爲淑女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己失

光宗意被譖薨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廷勿言葬於西山及莊烈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啓中莊烈帝

居助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墳乎曰有傍有

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付金錢往祭及卽位上尊諡

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

帝五歲失太后問左右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自稱習

太后言宮人中狀貌有相類者命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徐氏指示畫工可意得也圖成由正陽門具法駕

迎入帝跪迓於午門懸之宮中呼老宮婢祝之或言似或曰否帝爲雨泣妃以此得加封號

王亨縣君傳縣君伊府宗至典柄之女年二十四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餐語孤曰昔所以忍死者以汝未成立爾今汝

年二十有五值此凶僅五日三飯情何以堪我其死矣母子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母子述所夢皆符頑怪之縣君素令子取屋後土作坏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

月餘官俸亦至

和州萬氏傳萬氏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慶女孫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慟哭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見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當圖存宗祀何泣爲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願爲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

鄖陽宋氏傳宋氏諸生陳丹餘妻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其女迫令入空室適屋前有古槐母女抱樹立罵賊曰吾母子死白日下耳豈受污暗室中乎大罵不行賊斷其手益大罵俱被害

大興張氏傳張氏商丘知縣梁以樟妻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丘急婦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變曰汝父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其乳媼往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丘緒傳緒字繼先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發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年十五父歿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當是時距其生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父歿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當是時距其生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

吳仙居巨族也緒至歷曠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處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婦氏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呴之生告以緒意婦卽黃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道遭一牛觸墜於溝則與天馬長之門也駭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與一婦至緒雲蒼嶺下殆是也與緒至其處緒徧物色無所遇僂僂行委巷中忽一嫗立門首探之知爲鄭人告以所從來嫗亦轉詢丘氏耗則緒母也抱持而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棺者蓋其姓氏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且多負緒還取金償之并迎翁以歸備極孝養知縣趙民順入觀疏聞於朝獲旌表

雪濤談叢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縣判其詞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噫判詞確則確矣得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葬焉不失爲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殆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葬焉可也但不必合於前夫之塚耳

近峰記略劉太卿娶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其必有所授之

寓圃雜記劉忠愍公球爲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振卽周平也言黃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卽之台而李已歿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娘約王四知黃已轉適仙居吳義官

見聞錄太原王相公始生冷無氣母驚謂已死有鄰婦余氏者反覆諦覩良久笑曰此俗名臥胎生吾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使治

屍止得一臂針鉗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歸葬後皆以進士爲京官同擢官閩浙二藩母夫人尚無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爭美之此天之報忠也志怪錄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翦勝野聞代王之母邵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主母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爲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如何帝乃貽敝投王母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爲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如何帝乃貽敝梳爲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卽位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上謁帝令工部草創木宇居之不令人宮及代府旣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明語林廖庭皓母採蔬於圃遇虎皓自田來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顧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章登第調并研主簿還至峽間弟死舍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銜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吾語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方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母故也

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掘其背百餘遍時噓下而

醒六歲中痘公母嘗下樓調巫見一白衣人長丈餘
開立凝視若有所言母驚踏樓下以爲不祥然竟無
恚從父入太學僦舍十廟前甫四歲苦夜啼雖風雨
大寒中必求宿戶外母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升屋
而嗥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真虎自牆東緣
脊而來其行甚遲眸睨若欲下瞰者比舍人俱見之
一市盡聞持梃杖逐之迤邐至西牆而沒公能記其
狀方額翹尾視常虎更大而黑無斑文有識者言此
神司虎也

枝山前聞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
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
筐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
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
簞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嫗坐
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
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殊意安之也必
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也日
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歎詫亦時少周
之此非有所爲而爲可謂真孝矣

虞初新志天順閩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
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
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
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趙希乾傳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
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
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

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

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

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在

蕭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笥中得薤

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胷深寸餘以手入取其心不可

得忽風聲震颯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

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冲腸盤旋滿胷

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悟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

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

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

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

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

食胷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

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胷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

巨族宗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

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

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

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

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

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不獎勵諸生成頓

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

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上奔

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自

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三十八卷目錄

母子部雜錄

母子部外編

左傳母覆之
孝經母取其愛

管子形勢解篇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
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
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
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行
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
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戰國策夫孽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

老子道德經下篇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淮南子說山訓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門

方言凡草生而初達青齊充冀之間謂之蔓故傳曰
慈母之怒子也雖折蔓笞之其惠存焉

晉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

雲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

將清廻颶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頑羨繖枝之在幹

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

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推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

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

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慾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潘岳閒居賦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何能違

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簪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

庶浮雲之志築至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

稅足以代耕灌園躬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醑以

俟伏臘之費乃作賦曰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

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於林或
禊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

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左九嬪孟軻母贊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

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魯敬姜贊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

垂訓於宋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鉢沿母序贊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淳

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于齡齡四教成于弱笄慈

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

鈞滔母序贊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淳

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于齡齡四教成于弱笄慈

表記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
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禮記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
徵言徵不言在

郊特牲婦人者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

昔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

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

燕翼胎謀錄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賢校理郭稹乞

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

解官申心喪

東軒筆錄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

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

劉基書劉禹疇行孝傳後浮屠謂婦人之育子者必

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

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

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

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

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

歸有園慶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

乳而食能自識其親母乎

採蘭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蠟焰垂絲著衣則

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

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日知錄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

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

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

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妾丘七十有五

母子部外編

呂氏春秋孝行覽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空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異苑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有古塚每日作茗飲先輒祀之一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二百餘年謬蒙惠澤卿二子恆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遂覺明日晨興乃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慙色從是禱醉愈至

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上床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吳均春秋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

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衆僧以銅覺盛水浸其花莖欲令不萎如此

三日而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娘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花竟齊不萎七日齊畢花更鮮紅

看視覺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

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靈華其母樂容華寢疾子罕

晝夜禮拜於時以竹爲燈續其燈照耀訖夜極明此

竹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

冤魂志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盈

立爲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欲替太子而立如意羣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

斷戚夫人手足號爲人彘後呂后赦除於灞上還道

中見物如蒼狗擾后欣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博煩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詰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折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自滅茅焚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於是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鱗月餘而死其鬼便寂然無

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博煩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詰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折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自滅茅焚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於是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鱗月餘而死其鬼便寂然無

爲祟遂病腋傷而崩

宋鄉鄰諸葛覆宋末嘉年爲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

叙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衡悲茹恨如何可說歎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問於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具疏言所夢託二徐檢之一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冥祥記董青建者晉人也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卽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體色見者咸異之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體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未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出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卽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

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卽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

晉鄉鄰王凝之妻左將軍夫人謝氏奕之女也嘗頻亡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鎗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

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含之具並備待畢而驗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

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闌崇麗旣命廓進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項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正頗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冥報拾遺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

報今旣被打羞向汝家因卽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草馬一匹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嚴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期逼促遞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卽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駝鞍轡謂曰若是信娘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廠櫪養飼有同事母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孤爲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恆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恍忽之間見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卽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恆以母禮事之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元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卽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

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大恆不離此舍過齊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以

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本事詩開元中有幽州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很戾虐遇五子曰鞭筆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母墓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杖一百流

嶺南張停所職

虎會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碎磕之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鄰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冥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卒格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當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焉朝夕以哭臨之

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爲良驗

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恆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鑊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飢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爲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然由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穀牛乳穀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忿以手掬乳散其母面墮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爾所白癩

譬喻經云昔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船置於河中以渡百姓二於都市建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圊廁給人便利緣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之

王大喜作百味歡喜丸奉佛佛變五百比丘皆如佛身羅曇持丸與佛鉢中方驗不虛

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願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佛目連阿難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雜寶藏經云佛言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奈國爲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趨獲利轉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皆來勤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尙日已定解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母頭髮傷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上見琉璃城飢渴往趨有四玉女擎如意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復生厭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厭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厭捨去到一鐵城入見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

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女卽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者終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昔兩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錢供養母故得琉璃城四如意珠四玉女四萬歲中受諸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萬歲中受諸快樂十六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卽墮獄卒見已鐵叉打頭尋卽命終生兜率天

昔迎默國鳩阨扇村中有一老母唯一子其子悖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卽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

昔有一婦稟性很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爲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主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卽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爲下霹靂霹殺其兒母卽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

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卽便有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

養育長成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卽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卽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人聞已生如漸作計較恩厚招喻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生千葉蓮花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繩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花盛著籃裏擲於河中還爲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爲生何物而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卽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者延王將諸徒衆從夫人妓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下見有一籃卽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花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千子卽時將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軍至慕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爲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聞言何以爲驗母答子言我若構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卽時兩手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

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卽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怪母遲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旣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卽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卽發誓願使我將來恆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與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花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

指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裁木邊見一女子洗衣指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卽回策而去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

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驕崛魔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嫡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驕崛前驕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驕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驕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虞初新志徐芳神鉢記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日如是小不如意即恣口誣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慘曰媼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撲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鋒然移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

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會以力養吾母亦會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貸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貲盡母復呼孝子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

國初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懶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獄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半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栴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

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旣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餓兒啼夜輒中心如剝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人初聆言亦不甚疑但畫投錢於筭中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日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蹤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喟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益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趕趕呀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日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